

「和平教育」第三次讀書會

中國世紀的和平研究：國際觀點

閱讀文章： Hunter, A. (Ed.) (2006). *Peace Studies in the Chinese Centur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Gower House.

導讀人：陳珮璇

壹、 內容篇章介紹

本書是 2005 年 3 月，由南京大學、英國 Coventry University 寬恕與和解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和愛德基金會聯合舉辦的第一屆和平學國際研討會的會議論文集。本書的目錄如下：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Century

Alan Hunter

1. Peace Studies: A Ten Point Primer

Johan Galtung

2. Towards a Politics of Reconciliation

Hu Chuansheng

3. Peace Research Needs to Re-Orient

Jørgen Johansson

4. Forgivenes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Pan Zhichang

5.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Peace Research

Ursula Oswald Spring

6. The Peace Process in South Africa

Paddy Meskin

7. Japanese Peace Museums: Educ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Kazuyo Yamane 山根和代

文中提到一些博物館的網址如下：

<http://ha1.seikyoku.ne.jp/home/Shigeo.Nishimori/>

<http://www.psaj.org/modules/tinyd0/index.php?id=5>

8. The Development of Peac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rol Rank

9. Peace Studies in the UK: A Personal Reflection

Andrew Rigby

10. New Themes in Peace Studies

Alan Hunter

11. Ethics or Interests? Blair's Foreign Policy

Liu Cheng

12. Exploring Conflicts and Harmony: Hong Kong and Macao

Liu Yuan

13. Towards Peace with Justice: Developing a Peace Centre in Australia

Stuart Rees

14. A Peaceful Solution: British Parliamentary Reforms

Qian Chengdam

本書是研討會論文的合輯，從討論的主題可以分成中國學者對和平教育的闡述，以及其他國家和平研究相關的現況。對西方學界來說，本書是第一本介紹中國自身傳統的和平理念的著作。包含序論在內十五篇文章，大致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討論中國傳統中關於和平理念的討論，一是討論和平教育的現況以及各國發展的情形。

序論

本書序論中 Alan Hunter 討論了中國與和平教育的各種關係以及未來展望的目標。中國崛起造成經濟、政治、文化全面性的影響，雖然中國的崛起能否成為長久穩定的現象仍有不同的說法，但中國與世界其他各國如何彼此接受成為重要的課題。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一直都很片段，比如說啟蒙運動時的孔子想像或中國想像，直到二十一世紀這樣的中國想像依然存在，如東方專制和相關的討論。冷戰時反共的主張連帶引發反中國的論述，黃禍與紅衛兵的印象更是揮之不去。另一方面，中國對西方也有刻板印象，諸如美國帝國主義式的擴張以及英國是美國小老弟的印象。

接著 Hunter 討論和平研究在各國的成果，認為各國不同的歷史經驗深深影響和平研究的範疇。和平研究在西方已有四十年傳統，但在中國只有兩三年。西方和平教育與國際關係、心理療法、法學研究等有緊密關係；相對來說，中國思想內部中有許多和平的主張，如墨子、淮南子、道家、儒家、佛教等。矛盾地說，二次世界大戰、國共內戰與文化大革命也提供了和平的資產，如反戰、反日與南京大屠殺。佛教思想並不如印度教或基督教在教義上啟發非暴力運動。中國傳統並不對「武」（相對於文）高度評價，對軍隊的評價也不高。而中國共產黨極端地改變知識份子的反戰論述，共產黨強化了用武力確保國家獨立，立於列強之林的論述，這是受到外國勢力如歐洲和日本的侵略所致。此後共產黨發展高等教育，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及相關研究。中國的和平研究就是在學術機構的基礎上而進行。中國的和平研究可分成三類：純研究、應用研究及學院與反戰運動的相互研究。西方和平教育常與和平運動者和 NGO 結盟，但這在中國相當困難。中國的研究機構無力處理西藏獨立議題、中藏關係、中國與英國俄國在中亞的角力等問題，這受到目前政治環境的限制。

關於中國和平研究未來可以發展的方向，Hunter 以為是挖掘中國思想中和平

的概念以及透過政治過程促使政局改變。未來可能的紛爭則牽涉到中國政府如何處理衝突，諸如水源、土地、環保等議題。中國在國際影響力的跨大也帶來新的問題，如影響美國在南美的勢力（如石油、採礦等）。此外，中國與北韓的問題、中日領土紛爭（釣魚台）、中俄中印邊界、台灣問題等，都是未來可能發生衝突的地方，環境問題造成的衝突也是隱憂，這都有待中國政府來處理。

中國的和平研究

本書中以中文書寫表達中國和平理念的是胡傳勝〈邁向和解的政治〉及潘知常〈慈悲為懷：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中西傳統中的“寬恕”〉兩文。另外林媛〈衝突理論與和諧發展在港澳的應用〉則由香港澳門的現況來討論和平的意義。〈邁向和解的政治〉講到「和解」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傳統，並指出中國「和」的傳統可以跟和解產生關係。〈慈悲為懷：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中西傳統中的“寬恕”〉討論中國傳統中的「寬恕」與西方傳統中「寬恕」意義上的差距。〈衝突理論與和諧發展在港澳的應用〉利用對香港澳門現況的討論說明和諧理論的實際應用。

另外本書尚有錢乘旦〈談英國議會改革中和平變革的機制〉及劉成〈道德還是利益：布萊爾政府的外交思想與實踐〉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都是對英國歷史上的現象討論。

各國和平研究的情形

本書中一共提到拉丁美洲、南非、日本、美國、英國、澳洲等區域國家的和平研究現況。

拉丁美洲和平研究

Ursula Oswald Spring 介紹了拉丁美洲和平研究的現況，提到了主要組織 Latin American Council for Peace Research (CLAIP) 的運作。以及拉丁美洲和平教育主要的議題。拉丁美洲的和平與過去五百年歷史相連，過去拉丁美洲被視為次大陸，自然資源被系統性地掠奪，西班牙殖民者用勞力封建系統、軍事力和天主教的意識控制產生地緣政治的霸權，造成對當地文化的忽視。十九世紀雖有民族自決的獨立運動，但冷戰後拉美又成為兩強代理人戰爭的發生地。結構性的帝國主義在拉美造成了嚴重的問題，也產生了民主化浪潮下的集權政府和嚴重衝突，如阿根廷的 *The Dirty War*。跨國農業流民、原住民問題成為拉美共通的問題。近幾十年異議行動的根源包括了解放軍運動及理念、天主教集團和原住民集團的影響。全球化過程影響南美的經濟和移民，去福利國家化造成新的問題，在 *Pax Americana* 泛美式和平下，南美國家至今仍無核武。1989 年後拉美的威脅來自全球暖化、貧窮和失業。CLAIP 的成立帶來正面的社會運動和民主化經驗，曼德拉的和解政治不僅對非洲也對拉美造成全面性的影響。拉美經歷西方和非西方的模式，加上原住民權益的問題，使的和平教育與和平實務經驗擦出火花。冷戰改變了世界的政治結構，舊秩序、舊衝突連結到新的、對自然資源的爭奪上，成為拉

美未來必須面對的課題。

南非和平進程

在南非的和平進程中，宗教社團意外地成為推動和平的動力。南非的和平論述中，「和平不只是暴力的缺席，也是神的展現」。南非的和平進程與種族隔離政策的對抗相連結。1952 年立法的 Pass Laws 規定 18 歲以上白人有攜帶身份證的義務，只要是白人都可以要求黑人出示身份證。一直到 1986 年 Pass Laws 才廢除，其他相關的種族隔離法到 1991 年才相繼廢除。在南非的和平運動中，教會發揮了很大的社會責任，1984 年 South African Chapter of World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 (WCRP) 的成立從宗教精神推動相當多的運動。1994 年南非首次民主初選後選出曼德拉當總統，1996 年制訂了新的憲法，廢除一切種族隔離政策，同年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南非的和平活動包括和平研究（最關心內部衝突議題）、NGO（南非有豐富 NGO 傳統）。民主化之後的南非也面臨新的問題跟挑戰，包括南非今日高比例的犯罪、強暴、虐待、愛滋病等，特別是對待愛滋病患已形成新的族群隔離。今後南非的方向是要解決基本的需求，理論研究與現實也需要結合。

日本的和平博物館與和平教育

本文主要介紹日本的和平研究以及日本和平博物館。日本的和平研究討論日本對侵略的責任，1973 年 Peac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Japan (PSAJ) 日本平和學會成立，推動和平研究。1976 年開始日本大學開始開設和平研究的課程，因和平議題較難融入傳統的課程。1993 年並出現為日本侵略責任負責的期刊，特別討論慰安婦的問題。

受到 80 年代全球和平運動的影響，90 年代日本出現大量和平博物館，根據 1995 年的統計，全世界 100 間和平博物館中，日本就佔了 52 間。然而日本的和平博物館具問題性和不確定性，作者提到和平博物館與戰爭博物館的區別，以靖國神社內的游就館（展示零式戰鬥機、軍國式的炫耀、忽略日本侵中史實）和立命館大學中和平博物館展示侵中的史實來做對照。日本和平博物館主要目的是和平教育，並鼓勵人從事和平行動，因為化解衝突和非暴力運動在西方非常重要，在日本卻不受重視。此外，和平教育館展示了教科書中忽略的侵略史實，發揮了博物館的教育功能。

美國和平研究現況

本文介紹了美國和平教育的發展歷史和未來展望。和平研究雖起源於歐洲，但領域發展和教學是在美國自成一套系統。美國的和平研究在 60、70 年代開始增加，作者以為這是對越戰的回應，當時的發展重點是討論非暴力運動；80 年代以後核武競爭嚴重，和平研究的重點轉向國際衝突與核子戰爭；冷戰結束後和平研究轉向國際政治，著重結構性的問題以及國內的內戰，也因為 80 年代女性主義的影響，家內暴力進入和平研究的範疇。總括來說，近年和平教育的發展隨著對「安全」概念的擴大，使得研究從「消極的和平」轉向「積極的和平」，關心導致衝突產生的結構性因素；關於衝突的論述也由原本的「衝突解決」朝「衝

突轉化」發展。

作者並談到如何區別和平研究的特質，和平研究的範圍超過國際關係，是非國家中心的關懷。也提到了和平行動者與和平學者之間的差距，試圖在學術與運動間取得平衡。最後作者提到了美國和平研究的挑戰，包括和平的定義、缺乏跨學科的改革創新，還有政治上的偏見。

英國和平研究回顧

本文是 Andrew Rigby 回顧從 60 年代起參與的和平研究和和平運動的種種，來討論英國和平教育的發展。他認為英國和平研究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學者致力避免戰爭發生的主張。60 年代的是反核武擴散、反越戰的高峰，學者思考結構性的暴力，希望創造可選擇的機構和結構。80 年代解除核武運動復甦，研究轉向抵抗戰爭與散佈和平的平衡點，並認為和平研究的敵人是忽視主義與烏托邦主義。不管哪一類型的和平主義者都嘗試說服大眾，作者引用 Max Weber 的觀點討論戰爭抵抗者與和平主義者的區別。90 年代冷戰結束後，和平研究的大方向轉向對衝突區的人道介入。

表一：馬克斯韋伯論戰爭抵抗者與和平主義者

	戰爭抵抗者	和平主義者
目標	極簡抽象派；停止特定戰爭或禁止特定層面的戰爭	最高綱領派；將廢除戰爭視為建置
時間表	短程到中程	長程
目標族群	決策者及大眾	個人與公眾
主要手段	遊說與大眾施壓	非暴力方向（包括政治生活）、公眾教育
主導倫理	責任	信念

澳洲和平教育的開展

Stuart Rees 討論澳洲和平教育的發展時特別強調「Peace with Justice」（公義的和平），論述人權與公義和平之間的關係，認為「公民」成為對和平解釋的概念，此處的「公民」決定在自由參與公眾事物。也因此，澳洲的和平研究特別強調社會公義的部分，雪梨大學和平研究中心的目標包括提倡社會公義議題、出版書籍、設立雪梨和平獎、及設立和平與衝突研究所課程。在社會公義的部分他們提倡澳洲的全民健保，組織反對持有槍枝運動、提倡非暴力及槍枝管制。在出版書籍的部分也留意學術與社會運動之間的問題。雪梨和平獎的設立則是提高公眾社會中社會公義與和平的討論度。

和平研究的現況與展望

Johan Galtung、Jørgen Johansson 和 Alan Hunter 的文章都提到和平教育目前的發展、新的議題以及面臨的問題。以下分別說明他們文章中的要點。

和平研究：十點入門

Johan Galtung 為和平研究提出十點不同的性質討論：1. 和平研究探討如何使用衝突的意涵來處理衝突，在這樣的情況下，結構性暴力的缺席對直接暴力的缺席來說是必要條件。2. 和平研究是實證的、批判的且建設性的學科，如同其他實證性的社會科學。3. 和平研究是應用科學。4. 和平研究是超越學科而非跨學科，沒有任何學科對和平具有論述的壟斷性。5. 和平研究是超越國家而非國際的研究。6. 暴力是由為解決的衝突和對立所導致，衝突總是在暴力之前發生。7. 在「安全」的研究中暴力是被邪惡的力量所驅使，在安全論述中要達到和平的方法是有足夠強大力量去阻赫／消滅邪惡的力量，如同英美對恐怖主義所做的。8. 如同病原體被視為病原體和免疫系統之間的矛盾，暴力也可視為衝突中不同目標的矛盾。9. 二十一世紀衝突的主要根源是全球化、私有化、貨幣化的資本主義，較好的解決辦法包括較佳的經濟分配系統、抵制美國帝國主義、利用各國聯邦的力量達到對話。10. 和平研究相較於行動者，更著重在深層的文化、結構的調解。

和平研究需要再東方化（Re-orient）

Jørgen Johansson 討論了近年和平研究所面臨的問題。1. 目前為止的和平研究都集中在對暴力的討論上，一方面說要用和平的意涵建立和平，一方面討論戰爭規模時卻以死亡人數計算。2. 戰爭的意義不只是衝突，衝突本身具有複雜性。3. 現代和平研究重要的研究中心中，多數資料庫都是以統計死亡人數來決定戰爭的規模，少數例外只有 KOSIMO 將衝突分成四類。4. 非暴力行動用來影響衝突，近年來的內戰與武裝革命增多，如何界定大規模的社會衝突成為和平研究的重要課題。5. 非暴力行動的解釋：指非暴力抗爭和遊說、不合作運動及非暴力介入，三者都可稱為非暴力行動。6. 非暴力革命：以往對戰爭和武裝衝突有所誤解，但如 1989 東歐天鵝絨革命、波蘭獨立運動採非暴力主軸、菲律賓的黃衫軍，都是成功的非暴力革命。在冷戰後內戰死亡人數多於國際戰爭，使得民主化的和平的意義更顯重要。7. 和平研究的未來：如何將暴力從衝突的意涵中移開，會是和平教育很大的挑戰，媒體在報導中的失衡也是需要克服的部分。

和平研究中的新主題

Alan Hunter 的文章提到三個和平研究中的新主題，分別是寬恕、和解與轉型正義、以及共同體凝聚力。90 年代之前的寬恕主要存在於宗教文本中的論述。然而寬恕的知識背景包括宗教、心理學、哲學、政治科學等，在不同知識中都可以找到寬恕的論述。將寬恕應用在和平研究的問題是「寬恕」的定義如何從私人間事物擴大到公共性，也就是寬恕如何在社會或政治事務發生作用。Hunter 認為寬恕在實際應用上有三點需要注意，一是被害人不能被操縱，二是寬恕不能凌駕於社會正義的需求，三是加害人必須承認他們的犯行並且悔改。此外，強調寬恕也容易使道歉淪為象徵，因此就產生了和解的問題。

Hunter 強調和解的公共解決必須在正義重建、真相公開、和平安全和經濟重建、社會建立寬恕文等四個條件都具備的狀況下，才有可能成立。不論如何，和平的政治解應取代武裝衝突的發生。多元社會對和解來說相當重要，近年轉型正

義（transitional justice）也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對正義的定義。Hunter 比較了傳統懲罰性正義與轉型正義所呈現出和解的差距。

表二：正義與和解

	懲罰性正義	和解
方法	調查	真相委員會
	審判	賠償
	懲處	共同體重建
	機構淨化	象徵性正義 公眾道歉
目標	恢復道德秩序	展示真相
	滿足受害者	國族一致
	希望報復	經濟重建
	終結懲罰免除文化	避免進一步的衝突，特別是在先前的施虐者仍掌權的情況下
	將施虐者從權力位置移除	
	確認法治	

最後，Hunter 提出共同體的凝聚力做為和平研究的新方向。當代各國的移民往往造成民族國家內部問題，如英國國內的伊斯蘭恐怖攻擊。Hunter 為凝聚的共同體定義，認為有四個重點：一是對共同體（社群）有共識，二是尊重並珍惜來自不同背景的人，三是讓不同背景的人有同樣的工作機會，四是讓不同背景的人在學校、工作場合和社群建立強而積極的關係。英國的人口結構自二次大戰後有劇烈的改變，非白人移民、假的政治庇護和非法移民使英國自 2004 年起加強對移民的限制。種族的分歧造成信仰的分歧，BME（Black and Minority Ethnic）在英國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移民社群應保留自己的語言、文化、宗教還是遵從社會多數成為兩難的問題。

貳、 議題討論

1. 和平研究中的「再東方化」。在東方主義、後殖民論述與中國中心論都問世三十餘年之際，和平研究才開始將觸角擴大到非西方、非歐美的文化傳統中擷取關於和平的論述。然而，非暴力運動的領導者如甘地、馬丁路德金恩都不是白人，他們在實踐非暴力運動時必然也有繼承自身文化的遺產，而不只是西方文化中的定義。
2. 和平研究在各國的發展與各國歷史脈絡有很深的連結，如南非、拉丁美洲的歷史。
3. 和平理論與和平運動之間的衝突。理論與實行面的衝突在社會學各學門中非常常見，知識也是權力結構，在學院中建構理論久而久之對話對象會遠離實務，甚至變成理論與實務相看兩厭的情形。理想的情況是運動遭遇的挫折困境提供學術理論修正的方向，修正、進化的理論再提供運動新的滋養。不過實行起來非常困難。